

## 遗珠之憾

冯日乾

洪武三年某月日，朱元璋决定亲自写信给老朋友田兴，他相信自己的诚意会感动这位早年曾患难与共的“兄长”。

王业初定，百废待兴。对历史并不陌生的朱元璋深知，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，强化礼制，安邦定国，还得靠那些腹有诗书的谋臣策士；一向与自己相知相亲又胸怀韬略的老部下、老朋友自然更属宝贵财富。当年，田兴和他同起于草莽，“辛苦跋涉，参谋行军”，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时曾劝他自树旗帜，他也不听，真可算铁杆哥们一个。但此人虑事太远，攻下金陵后，料得天下大局已定，便浪迹江湖“不复再来多事矣”。前些时获悉他暂留江北，朱元璋喜出望外，即派人往谒诏请，但几次都被他回绝。昨日使者回来转告田兴的话，说什么此一时彼一时，元璋已不是昔日的布衣元璋，而是贵为大明的开国皇帝了，“令人闻之汗下”。

这是以常人之心度常人之腹啊，我和他怎是寻常君臣可比！——朱元璋想，别人代笔，词难尽意，莫若自己动手。于是，腕起笔飞，一道真诚的感情之河在信笺上滔滔而下——

元璋见弃于兄长，不下十年。地角天涯，未知云游之处，何尝暂时忘也……人之相知，莫如兄弟，我二人者，不同父母，甚于手足，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，所处各当其事，而平生交谊，不为时势变也。世未有兄因弟贵，唯是闭门翳垣以为得计者也。皇帝自是皇帝，元璋自是元璋，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，并非做皇帝就改头换面，不是朱元璋也。本来我有兄长，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。愿念兄弟之情，莫问君臣之礼。至于明朝事业，兄能助则助之，否则，听其自便。唯叙兄弟之情，断不谈国家之事，美不美，江中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再不过江，不是角色。（请参见吴晗《朱元璋传》）

——如果不带偏见，谁都会为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不忘故交，求贤若渴的真情实意所感染。开口“兄长”，闭口“手足”的亲切态度，“皇帝是皇帝，元璋是元璋”的明晰论断，“唯念兄弟情，不问君臣礼”的宽松许诺，以及那“再不过江，不是脚色”的哥们特有的语气，都让人如临一泓清澈可掬的潭水，如沐弥漫乡间泥草气息的和风，不能不心波为之荡漾。创业阶段群雄逐鹿的日子里，朱元璋广揽人才，礼贤下士，尊刘基等人为先生，与宋濂等人同宴乐；建国之初，又几次颁发《诏求贤》，包括遗民在内的众多怀才抱德之士得以任用，起于田亩平步青云者亦大有人在。佯狂不愿入彀者，任随他去；借病不肯做官者，亦不勉强。前朝名士杨铁崖以诗明志，说自己是不能再嫁的老妇，鄙弃沦落为娼，朱元璋并未加罪；陈遇只出谋而不受封，三番五次，坚辞不受，元璋也就作罢……联想这种种事实，更让人感到求贤者的诚意与大度。

然而，田兴却到底不曾出山。或许对方的真挚也曾让他感到温暖，戚戚然欲动，但超常的理智给了他特别的冷静，遂以八个字回答：“其情可感，其命难从”。又或许，多年的静观和思考已使他心如磐石，八风不动，根本未予回应而一走了之。随后连续不断发生的无数屈杀功臣文士的血案，证明了田兴识见之卓远，决定之英明。刘基乃朱元璋当年三请而至作“隆中问对”的孔明式人物，运筹帷幄，须臾不离，先被放归还乡，后被毒死。洪武十三年杀宰相胡维庸，二十六年杀大将蓝玉，两起冤狱株连屠戮达四万人，堪称惊天大案。亲侄朱文正被鞭死，外甥李文忠被毒死。持有御赐铁券丹书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系皇帝亲家翁，七十七岁时并其妻、女、弟、侄家共七十余人悉遭诛杀……亲家、甥侄都下得了手，慢说什么异姓的“兄弟”！

昔日刘邦初称帝，一班大臣饮酒争功，大呼小叫，甚至于拔剑击柱。刘邦虽然厌恶，但碍于都是故交，拉不下脸来。待叔孙通为之制定了庄严的上朝仪式，刘邦在长乐宫首次接受群臣尊卑有序的朝拜后，兴奋不已，曰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这是卸了装走下舞台的人才说的话。可见此时的刘邦还是那个做过泗水亭长的刘三，皇帝不过是他扮演的一个脚色。向以刘邦为榜样的朱元璋在完成了南面称帝、接受百官朝拜的登基大典后回到后宫，想必也会真情流露，笑问其妻马氏：怎么样？有无九五之尊的气派？你马大脚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当上皇后吧！——同样，这时的他还是初登皇位的朱元璋，而非名叫朱元璋的洪武帝。朝堂上是皇帝，寝宫里是丈夫，握笔临纸时心里想的确是患难兄弟。

但逐渐地，其实也是很快地，朱元璋便不大容易走出皇帝的角色了，或者说，皇帝意识日渐入主朱氏头脑。此后，那个据说是“姿貌雄杰，奇骨贯顶”的躯体里便栖居着两个灵魂，一是朱元璋，一是朱皇帝。皇帝是谁？皇帝叫天子，别号圣明，天子一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是普天下脾气最大的人。在皇帝面前，朱元璋自然是战战兢兢随其俯仰的仆从，想不变也由不得他。

西哲有言：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。中国人也不乏这种烛照历史的深刻，自古以来就有智者洞明：至尊权力必将造成无数冤狱。“朝承恩，暮赐死”本是伴君的臣妾们普遍的悲剧命运，以田兴对朱元璋的了解，焉能不虑其日后翻脸？于是在诗意范蠡、潇洒张良、散淡严光……之后，我们又看到了田兴决绝的背影。

见过不同时期不少版本的《历代书信选》，都没有朱元璋致田兴的这篇情辞恳切如慕如诉的文字。是因为厌恶朱元璋其人而鄙视其文？是认定白纸黑字满盛着虚情假意？是嫌写信人一阔脸就变，自己反对自己？难以确断。

所谓遗珠之憾，这该算是一例。

来源：[http://whb.news365.com.cn/bh/200711/t20071113\\_1647797.htm](http://whb.news365.com.cn/bh/200711/t20071113_1647797.htm)